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570246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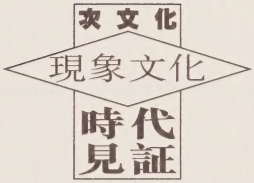
窮孩兒

貴州行雜記

次文化堂 彭志銘 希望關懷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5702462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堂現象文化叢書

現象文化系列之四十三

窮孩兒

貴州行雜記

彭志銘⊙著

次文化堂出版

——次文化堂現象文化系列㊸

窮孩兒●貴州行雜記

作　　者：彭志銘
社　　長：彭志銘
發 行 人：黃世榮
出版顧問：馬傑偉
執行編輯：李子翹
封面設計：原秋白
發行經理：鄭偉龍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作者電郵：jim@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彩迅印務有限公司
分色製版：CHUM EXPRESS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1999年7月
書　　號：SCB345
ＩＳＢＮ：962-992-003-4
定　　價：HK$55

©一九九九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及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前言

——希望關懷的燦爛

先後到過貴州兩趟，說它窮？又不是，起碼，在省會貴陽，有全國最大的卡拉OK的士高；說它富？別開玩笑！

很奇怪，這裏沒有中產，只有貧富兩極懸殊！

中國開放廿年，農村改革，土地承包制也實施了廿年，成效有多大？從農田變爛尾樓的爛地盤一窺得知。

貴州身廁內陸，天氣欠佳，不利耕作。

在一處無河無樹無漁樵的環境生活下，溫飽已是天賜福蔭，還存甚麼奢望？

貧窮，不是罪；窮而無知，才是進步的死敵。教育，是改善生活、擺脫赤貧的最佳方法，也是提昇人類素質的基石。

一片說不盡荒謬的祖國大地上，那群蓬頭垢面的小孩，天真爛漫地

蹦蹦跳，每日在山澗石隙中拾荒覓食，將來的日子，只會繼續生產多幾個泥濘蔽體的鼻涕蟲吧！若沒有好好學習知識的話。

鏡頭下的真摯笑容，充斥着悲情。

帶着攝影機上路，不好受，是很重的，尤其是相片沖洗出來之後。

小學童蹲坐在隨時倒坍的牛棚內上課，沒有燈，沒有櫈，沒有書本；天陰下雨天，光線不足，閃避水滴，打着穿洞的紙傘，讓豬牛雞隻擦身而過的情況下，多學一兩個生字，為了自己的前程，燃亮多一點燭光。

還得要忍受那惡臭難聞的禽畜糞便味！

不是說笑，他們算是幸福的一羣，最低限度，他們有機會受教育。

校門外的失學兒童，成千上萬啊！

據九九年的資料說，現時中國農民有九億多，佔全國人口四份之三；赤貧户是四千二百萬個；文盲數目，則無人敢公佈詳情，可知，是無法統計。

經過連綿的天災人禍，中國近十年，應已氣喘定來，經濟也開始穩步上揚，國家領導人亦為放眼拓展國際政治空間而表演棟篤笑，該是好事，只希望他們不要好大喜功，莫名其妙地再自戕同袍！因為，就算官

民合作，同建社稷，風平浪靜的，也需三幾代之更替，中國才能真真正正清除文盲。

國庫缺乏教育經費，不打緊，由我們尋常百姓集資扶貧建校，為國家出一分力吧！更重要的，就是打沉那句「活着只為生存」的白痴觀念。

自知一己之力，不足成大事，於是，將拍攝回來的相片，編輯成書，將所有得益，全撥捐內地建校之用。

與此同時，又想將兩次走訪貴州的感想寫出來，圖文並用，增加閱讀性或作為現況紀錄也不錯！

當念頭閃起時，《明報》的趙來發兄來電約稿，機緣湊巧，遂將兩次貴州行之雜思愚見連載了一個月，欄名為《希望關懷》。

到山區扶貧，不僅帶物資去，最重要，是將希望一併帶在手，讓有需要的人，知道還有人關懷他們，支持他們。

「希望」與「關懷」，就是我起用那個專欄名稱的來由。

出版這本書，除了想賺錢建校外，另一個希望，是提醒我們這群「幸福」的人：世間，還有許多其他人需要別人關懷的。

彭志銘
九九年夏

目錄

前言——希望關懷的燦爛

虛空貴州 5

小鳳的貢獻 9

大佬不易做 13

苦難是必然的 17

大軍小老師 21

尊嚴的價值 25

冰火五重天 29

盛衰原由 33

沒有清潔的日子 37

人中極品 41

建校紀錄 45

醫者父母心 49

挾著羞恥消失 53

沒有季節的小墟 57

暴走夜車 61

仍須努力 65
千年蟲（廁所版） 69
愛惜生命 73
不明文規定 77
消費報告 81
太陽底下無新意 85
生存意義 89
泥足深陷 93
驅牛車的人民 97
踏步不平路 101
貴州教父 105
簡約心靈圖 109
他來自農村 113
病倒了！ 117
不知如何是好 121
天律真情 125
後記
作者簡介

窮孩兒

貴州行雜記

虛空貴州

跟一個佛教團體到貴州，參加他們所興建的希望小學剪綵開幕禮。

「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是形容貴州境況的諺語，這也是我出發前，對她的唯一認知。

從香港到貴陽，每星期只有兩班直航飛機，還要在傍晚起程，抵達目的地酒店房間，必定是深夜子時，肚餓難捱，因不會有人面對機上的「美食」，願作無謂犧牲，就算隨隊遠征的大德高僧，怎樣心空肚空，也暫將平常心放下，破戒一次，蔑視那盤羅漢齋。

敞寬光猛的機場，與進入市區那條沒街燈的泥路，成強烈對比，同時，也顯露出大陸現代化過程中，隱沒了必須的過渡期，一切一切都來得很快。

快的速度，比想像中更快。

當我們的行李剛抬入酒店房間，牀前的電話便有性感的女聲來言：「你寂寞嗎？」

連光頭大師也不放過。

不知老和尚受驚過度，或是路途顛簸；不管三更半夜，亦不理過午不食的門規，他一直嚷著要外出吃消夜。

滿以為貴州貧瘠荒僻，誰不知當地導遊帶我們拐了兩個彎，穿過兩弄陋巷後，整條燈火通明的大街，曝現眼前。

站在夜總會、卡拉OK酒廊和麻將會所的霓虹光管下，眾佛弟子合十頓悟：「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真諦。

小鳳的貢獻

貴陽，是貴州省的省會，位於貴州省最中部，相信，也是全省最繁榮的城市。

這裏，不知是天氣關係，或是空氣污濁，總是終日灰濛濛的，令人提不起勁。

晚上的月色，是難得一見的奇景，長此下去，怕貴州新一代不知有嫦娥這美人兒在世間出現過。

月色沒有，不打緊；五光十色才是重要。

嫦娥？名字太古老吧！那條不知名的大街，充斥著穿短裙仔，披大褸，踩高跟鞋，揹冒牌手袋，用平價極品香水，混著滿身蒜頭味的女子，手挽孖襟西裝髮尾上翹口銜牡丹牌國產高級名煙的大款，蹲在路邊大牌檔的矮櫈上，飲古綿醇，吃狗肉；偶爾，輕倚一

面講手機一面吐痰的愛郎肩膊上，粉臉上的「批盪」散佈男人衣領內，令人一見難忘……

她的名字，若非小翠，便是小鳳。

眾多小翠小鳳麇集的這條街，比我們的彌敦道還要興旺，起碼，人家沿途都是閃動不停的霓虹燈，反之，香港政府說，怕走馬燈會干擾駕車者的注意力，而管制了繁華景象的存在！

每個人背後，必有他的故事，小翠小鳳們的，肯定是一場悲劇，但，無可異議，她們的獻身，確是締造了這區的昌盛。

有說，人定勝天，不過，一個落後地區，靠子民的色相，方可邁向現代化的命運，要到甚麼年代才能終止呢？

大佬不易做

參加「希望工程」建校計劃的原由，緣於我的好奇八卦。

每當看到「希望工程」的消息，尤其是籌款建校時，腦裏面，會自動彈出N個沒答案的問題，例如：捐款送去哪個機構呢？穩健的嗎？每一分錢都落到有需要的人手裏嗎？過程中，怎樣確保沒有出現破綻？甚或，學校建成後，誰來支付學生的學費及校長老師的薪金？又，學校的日常營運費及教學質素，由誰來監管呢？嘩！很多問題……

我問過不少朋友，就算是新聞界的前線工作者，也無法清楚解答，於是，藉著一個佛教團體捐建的希望小學開幕，遂「搵車邊」，混入去索料。

抵達貴陽，接待我們的內地單位，是市政府書記處及專責青少

年事務的共青團委，他們全力介紹山區建校的選址，以及安排考察探訪，甚至解決我們一切莫名訴求。

至此，我才知道，「希望工程」不是一個機構，只是一個「掃盲」教育行動的總稱；我們欲捐錢支持，也不一定要捐到某個機構，由它們代辦，而可以自己直接參與，由選址劃則奠基施工到開幕剪綵，整個過程，皆親自主理，除避免中間一切不必要的誤會外，你還可以一嘗李超人那發展商的大哥癮！

當然，「大佬」是不易做的，沿途將會面對的問題，比文首提到的還要繁多及誇張。

苦難是必然的

我們一夥扶貧隊伍，抵達貴陽機場，將大包小袋的物資推到閘口，眾海關人員，知道我們西行目的時，也頗感激地答謝。心想，人間有情，不枉上機前操勞的搬運，以及之前籌集寒衣的苦況。

檢查完畢，正要離開，一長官人物飛身撲出，卡住去路，當他得悉我們攜帶的是舊衣物時，便要將那十大袋紅白藍袋重檢一次。原來，國家規定，凡一切舊衫褲，不得入境。

那位官大人第一個搜查的對象，正是鄙人，我也。世事這麼湊巧，我袋中的衣物，全部經洗衣店清潔過，連包裝紙袋也未拆口，真係乾淨過乾淨；但，官大人捏鼻一嗅，說有異味，不准入境。

在場的關員互視不語時，官大人帶我們到一僻室辦理扣查登記，在這半小時內，我們不停地游說，甚至哀求，他仍堅持這是國

法，說就是江澤民也不得越俎犯險。官氣巨大。

法律不外乎人情，已是廢話。我說，我們辛辛苦苦，從遠遠擔擔抬抬，連衣服也洗乾淨才帶來，就是想山上小孩，有個暖洋洋的冬天；現整個中國，獨你一人擋路，作為百姓父母官，也想子民受苦的話，我們倒無話可說……

最終，那些紅白藍袋擱在機場的「拘留所」內。

當我們兩手空空離去時，聽到背後，有人幽幽地說「對不起」！

一個草包又怎知道，他對不起的，不是我們，而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大軍小老師

大軍，今年二十歲，是貴州山區的少數民族，初中畢業後，回出生地當老師。

「為何不再讀下去？」我問。

「我是愛唸書的，但經濟情況不許可！」他答：「我知道知識的重要，才更加不想我們的下一代一輩子做文盲，於是，返來家鄉，將自己所懂的，盡量教給他們，讓這裏的小孩有機會多學一兩個字吧！」

他還沒講完，我已從椅上震了下來。

帶著童真的大軍小老師，曾出城唸書，其實大可乘機留下當「外省」勞工，相信，總比做廉價的鄉間教師好。他月薪三十八元六角，還經常收不到現金，只得「白條」一張，即政府發出的「暫欠

單據」。

「你怎夠過活呢？」再問。

「娶個老婆回來幫幫忙！」他結了婚一年。

「甚麼？你還敢結婚?!」

「對呀！不結婚不成呀！我現在是靠愛人每天下田耕作，上繳給政府作稅糧外，剩餘的，來維持我們生活！」小老師氣定神閒地說：「只要天公不作亂，應該可以熬得下去的。」

「吃，你解決了，但，總要錢買些生活用品的吧！」我一邊滴汗的一邊追問。

「那就簡單嘛！我每個星期日下山替人擔抬幹粗，賺點零錢便是！其實，家裏也沒太多東西要買。」大軍搔著頭髮回答。

在香港，有不少十九歲的青年，睡覺時，還要吮著手指頭呢！

尊嚴的價值

在香港，聽聞不少「希望工程」的醜陋負面傳說。這次到貴州探訪，面對接待我們的內地官員，縱使他們如何客氣有禮，我們還是放不下戒心；甚至，上山下鄉時，我們都愛直接與當地族長村民老師學生交談，問其實情，知其所需。

有日，到一個彝族的小農莊去。涉水登山，途經所見的，不是初生嬰孩，便是耆艾耄耋，罕有精壯青年，大抵，窮鄉僻壤留不住壯志驕陽吧！

族長矮小傴僂，目光炯炯，地位尊崇，深受族民敬重；在現場，他指手劃腳，一眾老幼也得惟命是從。況且，他能說令我們聽得懂的普通話，是村內唯一可與外族溝通的發言人。

我們要求見見全村最「慘情」的十個代表，包括老弱傷殘、孤

兒鰥寡等貧困戶。

族長一聲令下，十個衣衫襤褸的老人整數排坐，他們若非頑疾斷醫，便是膝下猶虛，因他們的子女，早早下山探路去，剩下無依靠的弱老困守祖業。

在族長翻譯下，到訪者悲戚難耐，隨隊而來的一位朋友，掏出銀包，向在座老人各派十元，電光火石間，族長丟下翻譯工作，直撲長櫈處，抓起其中一老嫗，喝她離去，然後自己坐下，叉著腰，等十元駕到。

我問：「你為何如此？」

他答：「我比她還要窮哩！」

請勿笑他，因為尊嚴，一直都不是窮人的必需品！

冰火五重天

因為我們是捐錢建校的「貴」賓，這裏的官員對我們殷勤有加，乘坐的車輛也較他們的新淨。

每日準時七點出發，坐的，是他們稱之為麵包車的中型小巴，閒閒地，熬上四個多小時，連沿途停車加油上廁所及順便落車伸腰踢腳，到中轉站午飯，必是十二時以後。

清湯紅米還未到胃，便再趕路。

這趟，多數要改乘吉甫車，因從旅館起程所走的路，較為平坦，繼而上山的，除崎嶇險阻的石子路外，還加上深陷及膝之泥巴路，一般汽車是走不過的。

前面所說，比較平坦的路，實則已能將我們都市人的肺腑翻騰得反轉再反轉！

路，是人行出來的，而貴州的路是車輾出來的。下雨天，車輪被泥濘膠著，彈動不得；陽光煦麗時，曬乾了的泥塵，隨著前車的廢氣，好比泰臣的重拳，一下一下轟過來；故此，好天日子，公路上，如賽車跑道，大家爭先颳在最前，免卻吃塵之苦。

吃驚與吃塵，任選其一。

山路更凹凸不平。在吉甫車上，若不用手撐著車頂，另一手推著旁座朋友的頭，落車時一定口腫鼻青，因車廂是上下左右同時擺盪，天下無敵。

經過兩小時冰火五重天式的惡鬥後，眾隊友必須落車嘔吐喘氣捽白花油，否則，哪有氣力再徒步個半小時，到重災區做貴賓？

內地官員比我們更慘情，因他們所乘的車，幾像廢鐵。

盛衰原由

貴州之窮，除了天氣壞、土壤貧瘠外，交通設施的不足，也是主因。

全省只得貴陽有對外機場，與其他省市的聯繫，火車是主要工具；位於高原地勢的河流，谷深且窄，多瀑布暗礁，不利航運；凡路都是由車輪翻輾而成的，塵土飛揚，沒有一條具規模。

這裏的環境，誰來投資？沒投資，哪來建設？沒建設，何以發達？唔窮就有鬼！

有次，我們乘火車去西北部的畢節市，為一新學校開幕剪綵，全校師生，甚至附近的村民鄉里，都湧來觀禮。

原本，我們的車程是四個小時。上午八時出發，連午飯，下午三時行禮，理應妥掂。

誰也沒料到，我們空著肚皮，水也無一滴的，趕到目的地，已是晚上七時多。山區的氣溫變化極大，中午之酷熱，黃昏時可變為冰冷。

小同學們，不特只衣履單薄，晚餐無準備，可能散會後，還要摸黑徒步十多公里才能返家（由尖沙嘴鐘樓到旺角火車站，是兩公里距離）。

當氣溫愈來愈低時，我眾在火車上，心也冷了一截，當然，我們的衣物，早已頂不住急降的陰寒。

交通誤點，時有發生，哪曉得，這裏的火車路，大多數是單軌行車，當前站的班次未走，我們也不能彈動，如是者，站站停站站等，在車廂內，花掉了九小時。

唯一得著，是沿途觀賞祖國風光的同時可思考她盛衰的因由。

沒有清潔的日子

每次，扶貧隊伍深山造訪前，總會在市內買點物資手信，送給當地村民。記得，第一次隨團考察，我這個新丁，除糧油糖果外，又搜購了大批肥皂、洗衣粉和洗頭水，因為，在報刊雜誌上看到的山上人，總是蓬頭垢面，一身邋遢的。

貴州是高原地帶，熱裏帶寒。住在山中的小朋友，必有兩條青綠鼻涕蟲掛在面上，時而順手一抹，再往外衣上擦，不潔兼不衛生。

恨自己沒有買紙巾給他們。

此外，幼小的孩童，全部穿開襠褲，方便他們方便，不用更換清洗，也省卻人力照顧他們。

首次上山，對周遭景物，倍感好奇和驚訝！近百個村民，齊蹲

在大石上守候我們，從遠處望去，大群烏黑身影互相擠擁，倒以為誤闖花果山。入村時，全民列隊夾道迎接時，不是開玩笑，也不涼薄，真的，我恍似處身於洪七公作主的丐幫陣地。

豬欄旁的爛屋，是這裏僅有的小學。

坐定後，校長端來三碗清茶招呼我們，果真是清茶，因內裏茶葉，可用肉眼點算。本以為，全村只得這三個完整無缺的碗，後來明白，內有別情。

德高望重的老和尚領隊，是唯一有資格享用這隆情厚意的人，可惜，打後三天，活在扃嘔奪命的惶恐中。

臨落山時，校長要求我們下次送他們一把剪刀，好替學生理髮，因山上是沒有水的。

我想起的，不是擱置一旁的肥皂洗衣粉，而是老和尚所喝的茶水，從山下溪邊擔上來後，擱置了多久呢？

人中極品

彪哥，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在香港，不！應說全球，若是佛弟子而不認識彪哥者，「好人有限」。

在我心中，彪哥的德慧，可比釋迦，因但凡光頭出家人之事，即彪哥之事，任何一切佛教的苦厄危難，他必兩脇插刀，赴湯蹈火去，毫不保留，不假思索。

好一個佛教極品。

我有幸耗盡家財捐助希望工程，全是這極品促成的「好關照」，他果真好事多為。

跟彪哥上高山，入深海，過程中，深深「體」會何謂犧牲。

我們所到之處，彪哥總會向窮人傾囊施贈，每每連身上禦寒的純羊毛內衣也除下留低，送予他們，剩下自己隻身在回程車上打顫

流鼻水。

嗚嗚！寫到這裏，憶及舊事，自慚形穢啊！嗚嗚嗚……

彪哥捨己為人的精神，令人敬佩難忘。那晚上，很冷，我早已著涼不舒服；連夜趕路，彪哥為了讓我康復痊癒，又可令司機精神抖擻，亦確保車上各人安全起見，他便倚座盤腿，撥珠唸經，當他愈唱愈大聲時，我便深信他是法力無邊的，因為我的頭越來越痛——劇痛那款。

他說，唸一百零八遍，佛祖會庇佑我眾，當時，我想跳車。

我要感謝這佛教極品，因為他，我才得悉我前生身份（及我倆前生的因緣和關係）；平時，我常戲弄他虐待他折磨他，他仍帶我西遊行善，導我捐錢，我想，一定錯不了，尤其經過這次金光箍箍頭的引證，我相信，前世，他是唐三藏，我是孫悟空。

特此通告

建校紀錄

為了確保我的血汗錢，一分一毫皆用在希望工程建校事宜上，我決定，親身參與。

透過香港一群熱心的義工幫忙，我了解到整個運作過程。首先，義工朋友會將之前考察所做的紀錄報告，送來數份，口述介紹後，便親自帶我們這些「善心人」到目的地探訪。

當地政府會派官員接應，通常是掌管青少年事務的共青團團委，這是他們的額外工作，沒有直接得益，因此，他們會很積極游說我們到某某山區建校，最終發現，那是他們家鄉故居。為自己子侄造福，也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

另外，共青團的「希望工程」工作小組，是無償單位，即政府沒有撥款出糧的，他們之營運費，全靠建校善款先放入他們單位的

銀行戶口生息，利錢作為工資及招待我們的公帑。

敲定地點，當地教育局會發出建校圖則。其實所有圖則都是大同小異，在一大片曠野地上砌磚塊；他們還會另附一份設計說明書，細述各項目規格，例如教室宿舍廁所等數目，甚或校門的用料、班房桌椅的大小，都一一列明，頗見制度。

建校費用，不須我們獨資，原來，內地規定教育局可承擔半數；我們也不須一次過繳付，可攤分三期找數；合約簽訂日課款三份之一，校舍建了一半再給三份之一，到落成開幕，善心的校董剪綵過完癮才結餘數。

其間進度，由自費上路的義工突擊考察監督，拍照「留念」，回港匯報。

麻煩，總少不了的！但，一切掌握在自己手裏，較為安心！

醫者父母心

到山區蓋希望工程小學，不單只為了教育，還趁機幫助村民，例如，我們會要求政府修路築橋，名義上，是方便運送物資材料上山施工，將來又讓學童安全往返，實則是想改善山區村民生活條件，有利他們與外界接觸。

有次，藉一新校落成，我們與當地醫院合作，請他們派醫生上山，替村民看病，因為山區內，是沒有任何醫療設備及醫生駐守的，而且，遠離市鎮，交通不便，發病者，只能呆在家裏等——「運」到。

新校開幕儀式，是小村盛事，加上特派使者上山預告，看病者必蜂擁而至。醫院院長很興奮，相約定，他們出力贈醫，我們出錢施藥，大家合作造福社群。

當天，因交通誤時，我們遲了到達。約四時多，我們在山腳與醫療隊相遇，原來，他們花了兩小時，診治二百多人，剛剛收工離去。見他們笑容可掬，毫無倦意，就算我們舟車勞頓不似人形，也得落車，上前與之逐一握手，代村民感謝他們，並相約晚飯一敘。

帶著愉快心情，剪綵完畢，趕回市政廳，與醫生們晚膳。

甫坐下，醫院院長老實不客氣地掏出賬單，說今日派出的藥物，共三萬元多。吓！三萬多？（一個山區老師月薪為三十八元六角整。）

我方領隊老和尚欲細問詳情，已被院長直斥我們是否想賴賬；連同在坐三名醫生，四師會審，淳厚的老僧，開始滴汗……

（下篇續）

挾著羞恥消失

本來我們出錢，醫生出力，同為山區村民義診，做件開心的事。

怎曉得，事後，他們向我們索取藥費三萬多元。

醫院四代表咄咄逼人，我方領隊老和尚不敵他們利齒，冷汗倒流。院長的理據，是山上老人多患風濕病，故大部份都要較貴的風濕藥醫治；再者，反說我們不信任他們，是一侮辱，因山上二百多病人可作證，叫我們改天上山點數。硬說我們賴皮、不認賬。

獨坐一角嘆茶的我，敦請法師讓位，由我表演。我說，醫院方面用了的藥，若是事實，我們多多都會負責，絕不可以叫二百多元月薪的醫生們付款。買菜，都有權問價，何況拿來救人的錢，怎可用得不明不白呢？「你們若非心虛，哪怕我們查問，對嗎？」

「對呀！」他們理直氣壯地回應後，我不再追問，反而叫他們當我是病人診一次症，他們四人呆愣半晌，不知我搞甚麼胡蘆，賣甚麼藥。

我說，你們四人，上山兩小時，看病二百多個，即每人每小時看廿五個病人，平均兩分鐘一個，就算連登記姓名也來不及，你們竟隨意配風濕藥給他們？而風濕病是慢性病，不會吃一次藥便痊癒的，怎教人相信你們的判斷？

對那些低能缺德小鬼，又何須費神與之周旋呢？

輪到他們滴汗時，我說，我們不是大富大貴，我們的錢也要一點一滴儲回來的，今天，我們找合作的人，是醫生，不是殺手……

我話未講完，他們逐一去廁所覆機買煙仔，帶著羞恥消失得無影無蹤。

沒有季節的小墟

畢節市，位於貴州省最西北方，接壤雲南，是貴州省內的大城市；從省會貴陽坐小汽車去，得要花上七個小時左右——以交通順暢計。

本為貴州西部物資集散地，算較富裕吧！但這裏，沒有機場，沒有鐵路；高山內陸地，沒海港碼頭，有的是，整日灰濛濛的陰天。

藍藍的天，白白的雲，只是歌謠傳說。

滿佈浮鉛塵粒的上空，從不曾有一雀鳥翱翔掠過。

細雨霪霪下倍感寧靜，偶爾聽到大嬸的小尖叫，咒罵腳踏車濺起路旁泥濘弄髒她那藍布鞋，實是劃破長空的沸騰。

不要以為大城市，就會人馬沓沓，這兒汽車不多，三輪摩托車

與單車是主要交通工具，敞闊的大街，絕少人車爭路的景象，不過，柴油味卻離奇地霸佔整個城市的每寸丁方。

二十世紀完結在即，還見牛馬拉車奔馳大道，怎能不好好拍照留存？

透過鏡頭望出去，是一幀沒有色彩的黑白照。黑壓沉鬱的平房，灰藍裝束的百姓，墨綠枯黃的老樹，連同髹在破牆上的宣傳紅油大字，恍似回到文革時段，獨欠激昂的革命歌曲。

相信，這處三十年來，沒有易改，平凡的平民，平常地，平淡過活。

活在一個一無所有、沒有朝氣的境地，不打緊，靜心看看書，是清福享受，可惜，方圓五百里內，沒有一間書店。

難怪面色素白的小孩，連跳也跳不高。

暴走夜車

在貴州，沒有一條像樣的公路，全是泥巴路。

好天時，沙塵滾滾；雨天時，不是膠著車輪，彈動不得，便是滑溜跣胎。最可怕，這些泥路，多是繞山而成，路窄懸崖深，在霧大日子，遇上酗酒司機，廢鐵殘車，並要連夜趕路時，哈……

我有幸坐過一次這樣的暴走快車，果真精采。

車速快，不是問題，反正，司機大叔起程前，不停吹噓自己的「車齡」，又說是這段路的老手，每個彎，每粒沙，他都瞭如指掌。

奇怪的，他們愛緊貼前車車尾，從高空俯瞰，倒似一列火車。司機解說，大霧時，很難分辨兩車距離，又怕有人從路邊竄出造成意外，於是，靠緊同行，較安全喎！吓！是嗎？

說這方法安全，也不一定，起碼，我曾親自目睹一慘事，就是前面貨車上的磚塊後傾，砸扁了後隨小巴的車頭，司機困在車廂內生生活埋。

在通訊落後的地方，不知救護隊員何時到達！

另一件事，又讓人大開眼界，就是大批貨物，從一輛貨車滑下，四散路上，阻礙兩線行車，全路癱瘓；司機無動於衷，他說，他只是司機，不是苦力，不肯動手執拾；於是，整條公路的夜車，全部泊在路中央，睡覺的睡覺，飲酒的飲酒，還有人索性聚賭起來，大家在等……

等跟車押貨的奀瘦小老闆，獨個兒檢拾倒在路中的大木箱。

仍須努力

一直以來，想擁有一件中山裝，而且，要海藍色，粗斜布，直身不收腰那款；最討厭是度身訂造，貼胸墊膊奶白色的，穿上身，誤以為自己是《精武門》的陳真，李小龍上身。

中山裝，必要雙重反企領，上下四個有署的郵差袋，衫尾寬鬆，背後及兩脇下，不得開衩，前襬由喉位直垂五顆骨鈕，不多不少；最好，袖邊衫腳有點紕口，甚或多洗而脫色者，更妙。

穿中山裝，內裏千萬不要有白領外露，因這樣似日本學生，令紀念我們國父的情愫，打砸粉碎。

中山裝，是屬於革命的，是一件Reminder，提醒我們繼續奮鬥下去，如果革命尚未成功的話。內地開放以來，各大小商店，早已將之殲滅。

四、五年前，曾在北京一國營華服店，見這尋覓多載、夢寐以求的心頭愛，掛在模特兒公仔身上，飛前問價，怎曉得，店門前釘著一塊優異服務獎牌的售貨員，大喝曰：「你不適宜穿！」「不合我身材乎？」「不！只不過，這是老頭兒的舊衣服，你年輕人，上一層去買西裝吧！」「不！我正想要這舊裝束！」「不賣！它放在這裏很久了，太多塵呀！不賣不賣！走走走！」

這次來到貴州，見一髒老頭身穿這老套衫，遂撲前攔腰截劫，冀求老者割愛轉讓，他慢條斯理地指前說，那店有很多啊！

現在，我可擁有了一件象徵奮鬥的實物，但，心中隱藏多年的一個理想，還離我很遠！

千年蟲（廁所版）

鑑別一家食府的級數，其廁所之得分，最為舉足輕重；研究一個民族的素質，必須從其公廁著手。

北京長城八達嶺上，有一座以古老大屋改建的新公廁，修葺過的瓦頂屋簷邊，仍蹲坐了幾頭瑞獸，灰色圍牆，配上庭前數級台階，相信，前身是大戶人家之所；如今門柱髹上反光照人的紅漆，橫樑劃了大紅大綠的山水人物畫，加一件行政人員套裝衫裙露半截短襪的大嬸，坐於屋前嗑瓜子吐殼射烏蠅，若非有男女廁的指示牌，我們定必以為北京旅遊局，請來美艷大嬸表演絕技吸引遊客，原來，她是「入場」收銀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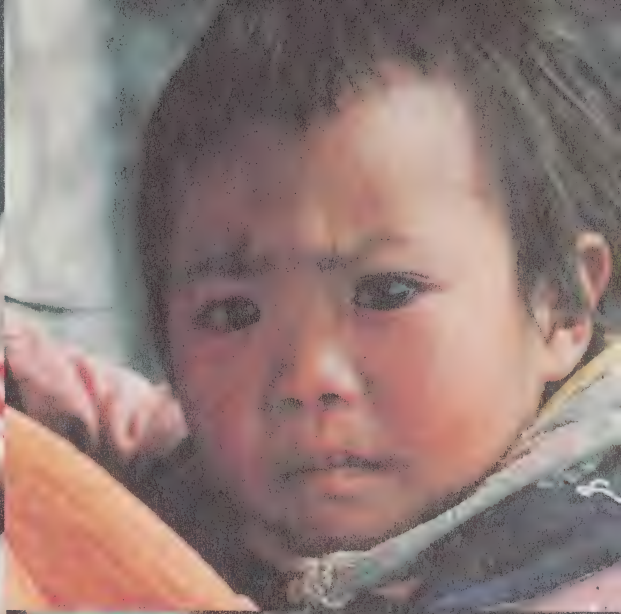
廣州天河區書城低層近出口處，有全幢樓唯一的廁所，髒得很，地水滴滴，濁臭難耐，苦了門外收銀員。奇怪的是，書城內唯

一的食肆，一間快餐店，竟在臭廁所的隔壁，書香夜香咖啡香，渾然一體。

有文化的大城市如此，遠離文明的窮鄉僻壤，更別具風味！米田共，是農民財富之一，當然，會好好珍藏，用草灰醃製，留備後用；在我們這些嬌生慣養的用家而言，旅途上能遇上這等旱廁，已是三世修福所至。

有旱廁，便有濕廁。濕廁，分二類：一是在河上搭建，我們體內廢物經大腸滑出直達水裏，河魚爭食；另一是廁內設一大甕，將寶貝蒐集，噁心的糞蟲，隨時鑽入褲筒內，縱是掌管廁務的天神紫姑翻生，也得投降，奪路狂奔。

當全球先進國家，為了千年蟲而在電腦上拚搏時，我國的千年蟲問題，竟在廁所內！



愛惜生命

平生結交的，大多是窮鬼霉友，像蘇先生那般大富貴，算是第一人。這趟，一起到貴州義訪山區，讓我得知有錢人的風範。

蘇先生是個心細如塵、計劃周詳的商人，他明知路途險阻，所以行裝內，帶備三卷廁紙，雖然這次旅程，只得五天；藥油威化餅睡袋雨衣羊毛內褲無缺外，連筷子刀叉也各一套，犀利乎？未算！還有一大桶五十公升的蒸溜水和一箱私家公仔麵，勁呀！這麼多東西，叫一個年近六十的老頭，如何處之？蘇先生不愧為蘇先生，他捉了一個小伙記跟他去「見識」和「感受」一下窮人之苦啊！

年輕力壯的Keith，沿途還要替老闆攝錄身陷險地實況，回港供同事觀賞，以表老細英明義勇、老當益壯、德高望重……

經過多日的操勞，全隊人馬身心疲累，回程車上，沒有一個可

敵睡魔，惟獨蘇先生——

最討厭司機駕車時抽煙，今晚除外，因讓他提神，通宵趕路，否則，翌日我們追不上飛機。

當全車人倒睡如泥，將性命付託司機大叔時，蘇先生竟生龍活虎，沒有多過零點兩秒的合上眼皮，因我們的廢鐵爛車，正在表演生死時速。

平常口齒溫吞的蘇先生，突變董驃上身，沿途大聲旁述，望吵醒夢遊人，陪他看看路邊撞死的新屍、對頭車險將我們逼跌落山、司機轉急彎時，車身一半掛在懸崖外……

事後，他縷述當晚精采片段，如何如何，而我只記得昏睡迷糊間，見他躲在司機後邊，手握handbreak，隨時……

活了半生人，今天才得知，做有錢人的首要條件，是愛惜生命。

不明文規定

在大陸鄉鎮，有個不明文的約章，就是後車要超越前車，必須在加油發力時開始響號，不准停，直至，完全越過前車，在它前面蹓步慢行為止。

這長鳴的噪音，不特擾人耳膜，討人生厭，還表露了一個低質族群的無知。

有次，在新加坡趕路趕時間，友人飛車馳騁，爭分奪秒。

紅燈轉綠，本應速步狂奔，追回剛才守候浪費的時間，哪曉得，前車呆立不動，阻礙去路，焦急時，多等十數秒也仿如半句鐘，遂問友人為何不響號催促它開走？友答：

「我們新加坡人，是不愛響號的，人家不開車，一定是有他的原因。噢！他可能有點麻煩，我們還是下車去看看……」

真教人靦顏，幸好藉此上了一課，讓我知道這就是文明的表現、修養的檢定。

先為他人著想，犧牲自己，在中國講了幾千年，如今又如何？

世事，每每是約定俗成的，一個壞品味的習俗，薪火相傳下去，新生代的素質，怎樣提升呢？

香港人愛爭先恐後，故亦有一不明文的習俗。北上羅湖站，火車剛停開閘，人便當自己是逸園之犬，昂頭彈出，又似怕被來人追斬的陳浩南，發足狂奔，觸目驚心。

我在想，香港人每事怕執輸，好爭第一，每日不停的跑呀跑呀！訓練有素，何解，世界競跑賽事中，從未獲獎，除痙攣選手外？

不明文的規定，來自沒文明的決定。

消費報告

基本上，國內現在是實行九年免費教育的，即小學六年，初中三年。由中四起的高中班，便自食其力矣！

我們義捐的希望學校，歸國家教育局管理，同樣，併入免費教育政策之內，學生無須為學費周張。

學費可免，但不知是誰出的點子，學生們每年最少要交出五六十元書簿費，更有個別學校會徵收一些古古怪怪項目的雜費，這又怨不得校方出計搵錢，因山高皇帝遠，不要說校長斂財掠水，就是校舍的營運及儲備，只靠政府少少津貼，確實難捱；而下情要上達，往往費時失事，倒不如，自力更生，得過且過。

內陸山區深處的茅房老師，三四十多元月薪；正規有瓦遮頭的小學老師，會有七八十元；打正政府招牌的，可有一百幾十；廣東

省內的，比較好，普遍也有五百大元。

所有老師，是由教育局在全國各地徵集分派，若非滿腔熱誠理想主義者，難司其職。

我們這些所謂善長仁翁，捐錢建校，剪綵攞彩後，可以一拍屁股，遁去無蹤，學校漏水停電塌牆，也可不理，但，亦可保持聯絡，繼續熱心，除維修校舍外，還可贊助窮學生的書簿費，或設獎學金，鼓勵進取的小朋友。

透過校長老師推介，資助一名小學生六年全部經費，是五百元，初中生一年是一百八十元；高中及大學生多數要離鄉出城寄宿，連生活要一千大元一年。

以上資料，是我到貴州搞希望工程時，蒐集所得的報告。

太陽底下無新意

世事，不一定非黑即白的，而，太陽底下無新事，卻是真的。

勿以為，凡落後山區的生活，必然苦困悲壯，原來，也有溫情幸福小天地。同樣，不要以為，只有偏僻赤貧的重災區，才感動善信捐建義校。不少有心人，年紀大，體力差，難捱舟車勞頓，義工朋友遂安排靠近市區的小鄉鎮，讓他們一償「回饋社稷」的心願。

當然，不要誤信，每個捐建的善長，都是大慈大悲的仁翁，因不少出發前聲明，指定要有記者隨團報道；上不了電視報紙，尾數從缺。

為了善款，為了教育，為了更多人受惠，縱容一個慾念，是值得的！有人確實如此想。你點睇？

是非混淆的濁世，任何歪理，都有人捧場；反之，無甚裨益的

正理，卻被嘲弄。分辨真假，是傻瓜的責任。

尚好！人間有情。

還記得，上貴州前夕，你替我執拾行裝，並叮囑我，路途蹊蹺，保重身體，毋須憂掛你孤單寂寞。

當我請求每晚十二點，齊望北斗默禱時，縱使你罵我黐線、「玩嘢」、不會做、哄你騙你，但，你不是笑不攏嘴的嗎？

唉！女人，總愛聽男人說謊話。為了讓她開心，我怎可忍心，不錯一次呢？

千古以來，情與名利，可改變一切是非黑白，原來，是真的！

早說過太陽底下無新事！

不過，我真的，每夜，向北遙祝我那心愛的肥妹仔！

生存意義

一行十人，為新學校揭幕，抵達目的地前，在山腰，已遙見兩排小朋友，領掛紅巾，手搖彩旗，夾道叫嚷：「歡迎！歡迎！」

聽到「歡迎」之聲，有點飄飄然，頓覺自己像個大人物；但，當近距離見到小同學鼻涕漣漣、衣不蔽體時，便心有戚然。

黃昏的氣溫很低，他們由清早，便站立山崗兩側守候；交通誤時，煩了我們，卻苦了他們。實在太凍了！老師在小孩背後，築起篝火，讓他們取暖，可惜連生火的木枝也不夠。衣履單薄，加上整日滴水不沾唇，沿途所見的，盡是青白的灰臉、抖顫的軀殼。

上帝是仁慈的話，何解會讓祂的兒女吃苦？

佛教重因果，說前世作惡今生報，那，他們曾做過甚麼孽？何時才能清償舊債，而我們今天到此搞事，導致這群小朋友無辜受

罪，下世必流落北極做甩毛企鵝矣！

有說，出家人沿門托缽，逐戶乞討，是立志犧牲自我尊嚴，來讓平日不做善事的人，有機會布施積德，消災解孽。聽來很偉大，若這是事實，那麼，理論上，困居山野的窮孩兒，莫非是為了我們的福蔭而生存？

我堅決反對這不人道的論調。

行善，只不過是一件平常等閒事。將自己剩餘的，送出去與他人分享，解人之急，樂事一樁而已！何須斤斤計算，簡單複雜化！反正，兩腳一伸後，甚麼也不屬於自己的，此刻，霸佔何干？

世上，須要救助的人，數不勝數，一己之力，不足成事，況且，我們又不是上帝；最好，見多少，幫多少，因為——我們同是享用著地球空氣的同胞。

泥足深陷

熬了半天，骨頭半散，「終於」，到達了奠基禮目的地之山腳。任何汽車，皆無法受得起地上泥漿的考驗，統統跪低。「馬」死落地行，別無他法。

天，是可惡的。早一日，曬得我們這棚善長仁翁中暑；今晨，卻微風冷雨。若是狂風暴雨，我們可抓緊借口，休戰一天，瞓個夠本。如今，既累且凍，還要擔遮打傘扮紳士俠士，照顧同行之婦孺老弱！慘慘！

起初，為免弄髒弄濕那對戰靴，總是小心翼翼，蓮步跚跚的尋找屹立泥巴路中的小山丘，那些石頭磚塊，才安然踏去。

理想，是很快很易幻滅的。

乾白波鞋，頓變濕黑泥靿時，我們退一步想，不要弄髒弄濕褲

管便好了！當念頭轉為文字，逐一輸入大腦途中，王八的泥濘，已從褲腳向上爬，直逼重要部位。

嗱！就算犧牲了牛頭褲，也不要……

話口未完，已見前端隊友，跣腳飛身，凌空著地，全身泥漱，似隻鴨多過似個人。

老天爺，算啦！剛才罵你可惡，是小人之錯；望皇恩浩蕩，不要罰我們這群濕泥鴨滾落山崖啊！頂多，三牲陪罪吧！

果然，整日，無人跌落山喎！

真的，山路滑，棧道窄，我們沿途得要手扯崖邊雜草借力，方能站得穩；何謂舉步為艱，最好來此上山學成語。

最搞笑諷刺，是村民為歡迎我們而寫的小字條，繞山橫貼；有一張，是這樣說：「感謝香港來的善長，救我們於泥足深陷」。

驅牛車的人民

汽車，是現代產物；汽油，也是。

衡量物件輕重的儀器，「磅」，勉強亦算是現代產物吧！

貴州一小鎮，有一所加油站，其實，是一間露天小茅舍，百多平方呎面積，擺放著十數大鐵桶，載滿電油，油味薰天。

門前，除了一張木枱外，旁邊有一座鐵「磅」，「磅」上長期放著一小鐵桶，載汽油用的。

從店內至店外，地上總是油漬斑斑，滑潺潺，經過也得要小心，否則，貴客自理。

當汽車來到加油，司機除了自己打開油缸蓋掩，還須到鐵磅旁眨實，油站老闆娘先將汽油灌滿磅上的小鐵桶，用秤錘在秤桿上衡度重量，大家認可後，老闆娘利用一個漏斗，將小鐵桶內的電油倒

進汽車油缸裏。

通常，都會入滿一缸油為止的。

加油完畢，老闆娘會手抱剩餘的電油，連小鐵桶，再放回磅上秤一秤，讓司機檢定。那就很簡單吧！原先的重量減除餘下的，便知入油多少，付賬便是！

對呀！但，老闆娘計數，是用枱上一具沾滿油漬的木算盤。

地方落後，用落伍的工具、手法、方式辦事，不足鄙視，因這是任何一個先進國家發展前，必經的階段。

不過，當老闆娘指彈七珠，啪啪作響時，司機大叔向前來趕車的公安大佬，恭敬地遞他一煙陪罪，還替他點火……

這樣的人，只宜驅牛車，而不是用新產品。

踏步不平路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雖是老生常談，確是至理名言。

到貧瘠山區探訪，有團友謔笑為貼錢買難受。當然啦！悲觀的人，心眼只會被悲情蒙蔽，甚麼也是負面的，例如，看到苗人牛角族婦女，將頭髮束成牛角狀包於頭頂，他便即時想到邋遢不潔的問題；為何不靜心欣賞人家風土民情，及其歷史意義呢？幸好！他不知道那些牛角包，除自己的頭髮外，還束有先人遺下的「真」髮。這是一種尊敬和紀念前人的風俗。

走入一個「普通」家庭的破屋裏，無水無電，很是正常；無廳房之隔，也是理所當然。四壁圍著一張床、一個灶和數件農耕用具。房子中央，有一堆火，長年的燃燒著。

那悲觀朋友，生怕來世要投胎此地吃苦，所以不停派錢行善積

福，他怎會深究，那張床，戶主一家五口之大本營，晚間如何分配佔地面積的問題。

中央那不滅的爐火，是因為高山陰寒，非全天候生火取暖不可，還須吃勁辣祛濕，所以，每間屋前屋後，都吊滿著大紮小串紅椒白蒜，當然，又有人嫌人家口氣難擋。

一位老婆婆，得知我們來此建義校時，她不理頭上頂得多重的牛角，也不管咱們言語不通，亦沒想到家中無柈無橛作招待，卻硬要拉我眾到她家裏一坐，以表謝意；悲情朋友怕人家骯髒，或心謀不軌而拒絕，我則知道，捱一陣子苦，不特只學到新知識，感受到人倫之可愛，還悟得，世間快樂，不在於窮富貴賤……

與惡頂的人，同行萬里路，才真真正正勝讀萬卷書。

貴州教父

第一次遇到他的時候，是在貴州一個縣政府辦公室內，這位香港來的同鄉，滿頭白髮，步履蹣跚，一拐一拐地彎著腰前來迎迓。不知就裏者，定必以為這皮膚黝黑的老頭，是個內地人。

人稱他為簡師兄，主因他是一位佛教徒。

專職在貴州搞希望工程，是他離開電訊公司之後的事，將退休金放入銀行生息，加上子女每月的供養，足夠他輕輕鬆鬆的在此當義工。

通常，老簡會作先頭部隊，部署一切，才讓出錢捐建的善長仁翁到臨奠基剪綵攞彩。這次，見他半條人命似的挺不直腰，原來是過份勞累加風濕病發加不慎撞傷加天氣太凍加熬了大半日車之故。

他愛鑽深山野嶺，到人跡稀疏的重災區，去發掘建校的

「點」，他說，難去的地方，易被人忽略，那處，才是最需要外界救援。

有次，他憑著一張報紙的報道，便孤身上路，徒步三十多公里去那個「點」搜集資料。

氣溫驟降近零度時，他身穿的羽絨大褸也得報銷，加上微雨薄霧*，這全身濕透的迷途老伯，探訪過後，是被村人抬下山回來，傷了肺，染了病。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一單case，看不見的，不知多少！

他義無反顧地說，出不起錢建校，唯有出力！

永遠笑微微的簡師兄，最稱心，便是在新校開幕禮上，聽到眾小學生齊唸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一切在他身上的苦厄，又繼續不生不滅。

國父，他一定做不成，封他做教父吧！

*貴州有一諺語：「貴州下雨像過冬」，可想而知，每逢下雨時氣溫之冷凍。

簡約心靈圖

每朝，早點過後，一日操勞，由此而起。

走上小麵包車，一坐七小時，是免不了的；有人談天，有人打盹，我則愛獨看風景。

雖然，貴州位於高原地帶，四面環山，但，像我這類長困石屎森林內的都市人，難得與大自然肌膚相親，讓清風摑臉，烈日打頭，怎捨得那明媚春光，悄然溜走。

遠離喧聲封耳地，聽不到電話傳呼，看不見嘩眾新聞，觸不到資訊垃圾，這時候，才真正自由地呼吸著新鮮空氣。

當隊友冒雨落車小解，我躲到大蕉葉底，靜候露珠滾下，雙手掬捧，往面脣去，望以原始甘露，洗滌濁世鉛華。

淫雨霏霏的日子，高山特別拔峭，壁滑如鏡，廁身輕煙薄霧

裏，雖未算係世外桃源，卻正是北派山水畫的臨摹處。

過完一山又一山，永遠不知何時終點站，好比人生，今日不知明天事。

窗前景象，一瞬即逝，強求不得，想看與不想看的，盡是上帝主意，我們無權選擇。

路遙遙，一彎接一彎，倏爾，驕陽暴現，帶人一個意外驚喜；西邊雨時東邊晴，恰似命途起伏，誰人猜得準？

艷陽天下，一片星星點點的黃花，迎風吹擺，送來幽香淡淡，仿有玉人在抱，教人想起遙遠的她；遠處梯田翠綠，蔗林叢生，炊煙裊裊，而，阡陌旁，見粗農打仔，老祖母勸架，好一幀簡約心靈圖，也是我與她計劃退隱避靜的速寫。

吖！說漏了，田邊溪澗，還有群撩人的村姑弄水呵……

他來自農村

在大陸當官，很是過癮，原因？多的是！尤其在落後的鄉鎮裏。

有次，從山區返來，經過市集，大抵是下班時間，羊腸狹道擠滿急步回家的人潮，不知何故，前面有輛木頭車，橫臥路中，阻礙交通。本來，大家忍讓一下，稍等也無妨。但，不知誰向同車的小書記說，那木頭車浪費了他回賓館休息的時間。

健碩的小書記聽罷，二話不說，跳下車，衝上去，秤起木頭車，翻它轉身，然後，一腳side-kick，可憐的木頭車，慘跌落河，變其粉身碎骨的浮屍。

當途人爭相走避，我眾目瞪口呆時，書記大爺悻悻然上車，說：「他媽的！沒公德！」再轉身向我們說：「這樣亂放雜物，太失

禮外賓了！對嗎？」

香港來的「外賓」，全部裝睡，不敢回應。

小書記為表歉意，要追回失掉了的時間，便著令司機踩油加速，而他在旁，伸手去按響號，驅散人群，直到賓館為止。

這位農民出身的大官，能「武」，也能「文」，他的外交手腕，讓人折服。

話說，他陪我們到一小村落探訪，這也是他首次踏足的，故此，沿途不停派煙仔給當地的族長鄉長校長，拜土地打關係。

午飯時，來了一大團當地公安，小書記因胃病不能飲酒，卻主動拉著我們的司機代他敬酒，喝的，是可以點火的大麵。上車前，見那枱人，全伏在桌面上，惟獨書記大人例外。

小書記推醒司機，遞他一根煙，說：「趕時間呀！給你提提神！」再對我們說：「起程啊！」

當日，沒有車禍沒有賊，是走運。

問他，為何當官，他說，是國家指派的，推不掉。

病倒了！

終於，病倒了！

從很遠很遠的無名小鎮，熬夜車，回貴陽，趕翌日早機返香港。

黑夜，是休息喘氣的特區；同時，亦是病魔張牙舞爪的happy hour。

接待我們的內地小書記，良善而孝順，他弟弟結婚在即，母親提早出城打點；為免媽媽捱轉車換船之苦，他未經我們同意便安排老人家乘坐我們的「豪華」麵包車，漏夜押貨。這些貨品，其實是迎娶聘禮，甚麼糕餅糖果糧油外，還有一頭「生」豬及兩隻「活」雞。

豬叫雞毛飛，又不生性的大便小便，令車內空氣塞滿味道聲

音，七小時多的車程，問你點頂！還未計司機要提神，而不停的抽煙。

老婆婆的東西，佔去我們車尾箱九成面積；此外，司機又偷運三棵大盆栽到貴陽做買賣，這是他順道秘撈的生意。

我們全部行李要放在腳下，托高了腳，很不舒服。

老婆婆是臨時加入的貴賓，不忍見她尷尬，唯有讓出座位給她，我則半蹲在行李嗌上，挨著車門，無依無靠地熬它一個晚上。

半夜時份，突覺乍暖還寒，便知中招，但怕友人擔心，沒出聲，還得繼續半開窗扉，讓晚風中和車內污濁。

後來，中醫師說我胃虛入風，胃寒之症。

到貴州，整個行程都是早出晚歸，休息時間少，身體本已虛弱；加上，高山陰涼，村人要吃辣驅寒，我受不了辣的，不胃寒才怪。

如此這般，從而，多了一個胃病。

不知如何是好

這次扶貧，是跟一個佛教團體去的。整個行程，被安排全齋讌，內地人以為我們是宗教信仰關係戒吃肉，誰也不知道，這群俗家弟子，在香港，實是食肉獸。

我們在那裏不吃肉，全是衛生問題，怕那些肉不新鮮，旅途中招，尤其在落後的窮鄉僻壤，可大可小。

反正，難得幾日齋吃蔬果，一清腸胃，對身體有益。不過，原來有人無肉落肚，會成身發軟的，每日上山下鄉歸來後，要偷偷外出「偷食」。

團友之中，又有潔癖之士，赫見賓館的洗手盆，茶漬斑斑，不知如何是好！

世上，任何組織內，有麻煩的人，便有解決麻煩的高手出現。

這次，也不例外，高手滋油淡定地，取出雨褸，鋪在瓷盆上，成了隔絕污垢的保護層。雨褸不漏水，又是自家物件，清潔實用之餘，令人安心。

香港人，少受風霜，沒有求生本能。遇事時，有修養的，皺皺眉；無水準的，會不知所措，或呱呱狂叫。最終，多是啞忍接受，沒性格。

我很贊成多讓小朋友捱苦，愈早愈好，例如，捉他一起上路，到這些赤貧區一開眼界，教他知道幸福不是必然的。

吃少一餐肉，洗少一次臉，不是問題，看到一個抓著媽媽裙腳邊長大的香港人，不停在你身邊大呼小叫，問長問短，那才不知如何是好。

天律真情

回港途中，在飛機上，本已累得死去活來，應好好瞌睡片刻，但，那些滿面泥濘的小孩臉，一張張的浮現眼前，那些貧窮蒼涼的景象，一幕幕的縈繞腦海，愈想忘記，愈是揮不去，叫人合不上眼。

教好下一代，是這一代人的事，不過，嚴格來說，這一輩的人，仍須好好學習。名師才能出高徒。

上一輩受盡國難蹂躪，近百年沒有好日子過，優良的傳統文化盪然無存，剩下的，迷信森林定律，好爭強鬥，以吞噬他人為終生目標。

沒有合群凝聚力的族群，只會步向滅亡。

鬥爭，是違反進步原則的，有如獨裁主義，只得一個人好，少

數人好，有特權的人好，那世界怎樣會好？人類文明的伸延，靠的，是愛。

爭鬥，只有增加破壞力，而不是解決問題的良藥。

大家都知道，貧苦好比病菌，同是人類的宿敵，沒完沒了的永世糾纏；不能因為無法鏟除，就不去根治，相反，應更加積極的面對。

人生本來如此。

獨自一個人好，是不足夠的，試想想，身旁所有朋友皆不開心時，你又怎會笑得出來？獨樂樂，不如眾樂樂！道理簡單顯淺！

人類，是群體動物，是同一天空下的同胞，互動成長的，猶如體內五臟，相互依存，取其平衡而發展，若有一方獨大，便出事生病。這是天律之一。

愛惜周遭事物，救助別人，不特只替天行道，也是自救的良機。世界每況愈下，全因為人類忘記了愛與關懷的重要。

明天不一定會更好，但，沒有愛的明天，肯定不會好。

後記

第一次到貴州，拍攝了幾張頗震撼的窮孩兒相片回來，給《明報周刊》的馮志祥兄借去刊登，包括本書封面那個猶着竹籃撿食的小女孩圖；結果，引來不少《明周》善心讀者的迴響，紛紛致電《明周》「查詢」，他們都是想出錢出力幫忙那些山區失學兒童。

繼而，《亞洲週刊》的黃鯉荔妹妹要我介紹，讓她跟義工朋友一同北上採訪。相信，那次經驗，令她畢生難忘！

又經「中大」的馬傑偉和楊秋玲兄嫂二人的安排，與啟思小學林秀梅校長合作，將該校3A1班同學的文章結集出書，藉此，讓香港一羣生活充裕的社會未來棟樑，去幫助內地失學的國家未來主人翁；我們已用那筆版稅，在貴州建了一間名為「善七」的小學！

大家都是看過那些窮小孩相片後的自發行動。

第二次探訪回來，宅心仁厚的好友，又是大老闆身份的何安達大

兄，看過新相片後，急急捐兩萬元港幣建新校，真令人動容，嗚嗚……

另一友好黃世榮兄說要帶他那美艷的日本嬌妻，上山走一趟，着她知道世間幸福不是必然的喎！

還有《經濟日報》的馬靄媛大姐，又說想去實地了解一下，還有雄哥、崩牙超、肥仔強及……

總之，一大棚兄弟姊妹，厲兵抹馬，準備深山探險，全部皆因看到那些慘情相片，你呢？

有何觀感？

新世紀開始，帶着新希望來臨，在此，願更多有能力的人，去扶翼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讓世界和諧進步，共建繁榮。

作　者　簡　介

彭志銘，次文化堂總頭目，實則是打雜阿四；離休電影工作者，曾任製片及編劇。近年專心搞出版，辦過《次文化月刊》及《漫畫讀物》雜誌。著作有《黑俠》漫畫及小說、《次文化語言●香港新方言概論》、《寫在天地蒼茫時》、《獨坐荒堂》、《私人照相簿》、《窮孩兒●貴州行雜記》和《心靈酸辣湯》。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窮孩兒・貴州行雜記

購買地點：.....區.....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廣告信函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男 □女 婚姻：□已婚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

＊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希望關懷

- 貧窮，不是罪；窮而愚昧，才是進步的死敵。
- 教育，是改善生活、擺脫赤貧的最佳方法，也是提昇人類素質的基石。
- 出版這本書，除了想籌錢扶貧掃文盲外，另一個希望，是提醒我們這群「幸福」的人：世間，還有許多其他人需要別人關懷的。

ISBN 9629920034 00550
9 789629 920036

大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SCB 345 $55
ISBN : 962 • 992 • 003 • 4
Printed in Hong Kong

希望工程

本書所有收益，全撥捐
中國**希望工程**建校之用。

封面設計：原秋白　製作：美尊設計